

耕耘蓝土地

GENG YUN LAN TU DI

报告文学集

湛江市海洋与水产局 编
湛江市作家协会

耕耘蓝土地

(报告文学集)

主 编：李 兴 欧阳琪

耕耘蓝土地

湛江市海洋与水产局 编
湛江市作家协会

湛江市非营利出版物准印证：湛印准字第 083 号

全书 12 万字

※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耕海人的颂歌

中共湛江市委副书记 郑 流

廿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廿一世纪。湛江是海洋大市，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长达一千五百五十六公里，占广东省的46%，人均拥有海岸线超过全国人均拥有的十倍，与号称海洋大国的日本相差无几。湛江还拥有规模大、条件优越的不冻港，被列为全国八大枢纽港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湛江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沿海滩涂的养殖发展迅猛。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上运输业、海洋工业等，都已形成规模，成为湛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湛江正在向海洋强市大步迈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坚信，勤劳朴实的湛江耕海人，会用他们充满现代意识和商品理念的耕海精神，去创造更大的奇迹和更多的辉煌！

感谢湛江的作家们，他们站在历史的潮头，用自己的全副身心去拥抱大海，满腔热情地讴歌蓝土地上耕耘者的博大胸怀，讴歌耕海人迎风斗浪、无私无畏的创业精神……当我们读完这本报告文学集之后，便会沉浸在大海的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时代意识、审美情趣的意境之中。

大自然的造化无穷，雷州半岛就象一条搏击大海的蛟龙，它

左拥太平洋，右抱北部湾，蓝土地上的耕耘者正跨上这条苏醒的巨龙，在蓝天碧海中，迎风击浪，展翅飞腾。

2000 年 1 月

目 录

耕海人的颂歌(序)	郑 流(1)
穿过飓风	李利君(1)
“海上徐闻”云帆直挂	潘建义(14)
迈向海洋:跨世纪的旋律	肖慧勤(21)
遂溪的海	林炳泉 陆 岸(27)
蓝色的梦	黄强生(37)
告别贫苦	吴红绫(46)
耕海养鲍晒洲人	梁治文(55)
南海潮声	莫元文 谢爱兴(59)
千里相约红树林	邓石岭(72)
碧海银波竞风流	吴少文 柯 亮 何召明(82)
中国珍珠镇——流沙	蔡 庭(91)
勇扬风帆犁急浪	徐文学(95)
闯海人蓝色的梦	赖日焕(110)
龙营围精神从这里续写	吴文琴(116)
耕海神话	吴红绫(131)
新的增长点	赖炳琨(140)
海上江洪	欧火龙(146)

穿过飓风

李利君

漫长的中国海岸线绕过雷州半岛后，在其西北角转个身，辟出一块宁静的角落。这个角落有一个诗意浓浓的名字：龙头沙。龙头沙朝向北部湾，恰如一个通道。

据说，龙头沙的得名来自于海滩前那个沙洲。远远望去，高高隆起的沙洲在大海的衬托下，很象一个桀骜不驯、破浪而出的龙头。

龙头沙管理区有 3200 多口人，姓氏却有十几个。村人讲，很早以前，这里是个很繁华的埠头，渔船往来的驿站。他们的先人看中了这块宝地，便陆续在此落脚，繁衍后代。早也涛声，晚也涛声，男人们渐渐都成了“出入风波里”的“浪里白条”，下海能擒蛟龙，上岸可大碗饮酒，个个强悍勇猛，粗犷豪爽，又兼有行侠仗义的古风。

龙头沙风水好。然而，长久以来，靠海而居的人们却一直没能大展拳脚，身上仿佛缚了绳索，空有一身本事。1983 年，龙头沙这个小小的渔村沸腾了：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也吹到了这里。

胆识过人的渔民们从此开始在大海上谱写生活的新篇章。他们大搞股份合作制，实行产业化经营，驾驶着现代化渔船，向大

海挑战了。

几年后，龙头沙的固定资产已剧增至 6400 万元，人均收入 1.28 万元。渔民们富了，他们盖起了楼房，设立了岸上电台，建起了造船厂……渔村第一次真正展现了一派“风水宝地”的风采。

来到龙头沙，很多人都会向你讲着这样一个名字：李嘎桶。

这是个三十几岁的青年人。龙头沙最早勇敢地走向大海、从事海洋捕捞的人。几年下来，他不但从大海中拖回了清还信用社的两百多万元贷款，还一下子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

现今的李嘎桶，已经是拥有几家渔船股份的股东。他自己经营的一对渔船的马力也从 270 匹增加到 500 匹，船上配备了先进的网具及通讯设备。

李嘎桶已经成了现代渔民。面对大海，他不再是一个只有胆子的莽汉，他已经能够更科学地驾驶它了。

侃起大海来，李嘎桶的话匣子就象海浪一般滔滔不绝。当谈到海上出没无常、凶险莫测的大风大浪时，李嘎桶毫无惧色地说，这并不可怕。有市政府、水产局和信用社做后盾，没有穿不过的风、渡不过的浪。

“13 号台风大不大？大！我们今天不还是照样出海吗？”

李嘎桶总也忘不掉那场撼天动地的、差点要了他的性命的飓风。



李嘎桶清楚地记得，那一次，自己的一对渔船格外顺利地就拖满了鱼舱，稍事整顿后，两条船一前一后，顺着 3、4 级的东南风，兴高采烈地相继离开了渔场，朝着龙头沙全速前进。

正是早晨 4 点钟。按往常的速度，下午 5、6 点就能回到码头了。

船长李嘎桶从船舱中出来，站在甲板上，愉快地看着远处。

太阳已经升起桅杆那么高了，雾气正在散去，远处渔船的影子隐隐绰绰地模糊可见。海面上没有风，浪花温顺地卷动着。在马达的隆隆声中，它们拍击船舷的声音格外优雅。

阳光穿过薄雾泻到甲板上。李嘎桶粗糙有力的手感到了温暖。

船员魏福贵走过来告诉他：“船长，陆上电台说北部湾海面上有七、八级东南风。”

李嘎桶点点头。这条船抗击海上七、八级风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轮机手老魏是个有着近二十年驾驶经验的老舵手了，在这种风浪中航行还能应付自如。

他和几个船员一起整理了甲板上的缆绳，加固了制链器……

太阳升高了，雾气散去。

大海象一面巨大的水晶镜子，反射着一片银亮的白光。气温高起来。

海面上一点风也没有，海浪的波动显得有气无力，翻个跟头上来，又懒洋洋地翻下去。

有个青年人在呕吐了。

这个青年人叫李子义，象其他人一样，也是李嘎桶这条船上的股份制船员。他是第一次出海。

出海前，李子义的母亲拉着李嘎桶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叫他照顾好李子义。来时，李子义并没有什么不适。没想到，回来倒有反应了。

过去，李嘎桶的船只有 270 匹马力。那种船只能在北部湾近海的洋面上捕捞。而这几年，北部湾海面上渔船的马力都在加大，80 匹、100 匹、140 匹，北部湾的鱼情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比起其他人，尽管李嘎桶的 270 匹马力船的收入已经相当不错了，可他却仍觉不够。他的心中涌动着更大的世界。于是，他果断地卖掉这一对 270 匹马力船，联合了一群渔民，以股份制的形式，

又购进了一对速度快的470匹马力的新船。

李子义原是游手好闲的子弟。他的母亲知道李嘎桶人好，正派，就凑了钱，入了李嘎桶的股，把儿子送到船上来。

上得船来，李子义并不怯生，什么活儿都可以帮上手。

李嘎桶叫人扶李子义去船舱躺一下。李子义摇摇头，说这里有风，会好些。

李嘎桶向四周看看，哪有什么风啊，空气都象静止了一般。

他和李子义坐在甲板上的阴凉处。李嘎桶知道李子义这时很难受，就和他聊起天来。

这时，海面更加明亮了。

有那么一瞬间，李嘎桶觉得这片海变得有些陌生了，尽管这里他已来来回回走了几十趟了。

太阳当头的时候，李嘎桶觉得热得有点受不了了，他就拉着李子义去冲凉。临下去之前，他又看了眼海面。他注意到，不远处的海水中，随波逐流地漂荡着一个椰子。

冲完凉，李嘎桶觉得舒服了一些。

他又到各处检视了一番，觉得都很妥当后，钻到铺上去睡觉。

风扇的风也是热乎乎的。临睡前的那一刻，李嘎桶的脑子里还想到七、八级的东南风。

好象只睡了几分钟，李嘎桶被叫醒了。

醒来的那一瞬，李嘎桶觉得真得感激叫醒他的人。因为自己刚才梦中觉得象一条鱼被清蒸一般难受。

但这庆幸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魏福贵告诉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电台说，北部湾将有11—12级的飓风。

这叫李嘎桶着实吃了一惊！11—12级的风，能把这条200吨重的渔船吹得如同一叶扁舟一般无着无落。

“上午明明说只有七、八级的风嘛！”他吼道。

“天有不测风云。”

“现在在哪里？”

魏福贵告诉了他方位。

李嘎桶看了一下手表，下午两点半了。按电台的消息，台风大约在6点半左右到达北部湾海面。而那时，渔船刚刚接近港口。

李嘎桶马上下到驾驶室，和老魏商量对策。

老魏不动声色地盯着海面，只简洁地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现在是风啊！”

老魏不再说话。

附近没有渔港。现在只有全速前进了。能多走一米就多一米生还的希望。

李嘎桶镇定下来，他吩咐魏福贵向电台报告方位，然后上到甲板上，召集全体船员开会。他刚把情况说完，李子义就大声哭起来：“那可怎么办哪？怎么办哪……”

李嘎桶扫视着船员。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跑过几十个航程的人。他们脸上没有明显的反应。李嘎桶知道这些经过风见过浪的人的承受能力。

“现在，每个人都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要尽量轻便。”他看了一眼李子义，接着说：“已经和陆上联系了，渔监大队会来接我们的。”

李嘎桶的眼睛紧盯着远处的海面。他觉得脚下的甲板都有了一些紧张感。船员们也都站在甲板上看，李子义也不晕船了，紧挨着李嘎桶，盯住李嘎桶的脸，不停地问：“有风吗有风吗？”

空气的燥热似乎在一点点变成另一种热，闷闷的，仿佛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

浪花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海天交接处微微有些雾气样的模糊，蓝色中已加进了些许令人不安的暗红色。

李嘎桶知道，那是飓风正在到来。

二

最先到来的是一排巨浪。

翻腾着，如山峦崩摧，海面上霎时充满了暴怒的动感。

空气中似乎充满了一种急速流动的声音。

船不安地摇荡着。

一种嗡嗡的、宏大的声音正低沉地由远而近，向这条大船逼近。

“呼”，一个船员晾在甲板上的衣服忘了收，被海风飞速抛向空中，旋转着，迅疾地向远方掠去。

李嘎桶已经看到了飓风黑色的影子。

“到船舱去！”

李嘎桶看见还有人试图在甲板背风处停留，高喊道。等最后一个人踉跄着从舱口消失时，他摇摇摆摆醉汉一般也离开了甲板。刚进到舱口，就听到桅杆发出疼痛难支的“嘎嘎”声。随后，是一声尖利的响声。他回头看到，几米长的桅杆被拦腰折断，竟然象一件衣服一样，从空中直飘出去……

风声轰然作响，似乎要淹没整个世界。

李嘎桶觉得耳朵鼓胀胀的，脑海里也象在向外涌动波涛。他用双手按了按，来缓解一下耳朵的压力。

忽然，船一阵剧烈摇晃，所有人都向着同一个方向重重跌去。

李嘎桶抓住身边的扶手，用力站稳后，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进驾驶室，凑近老魏的耳朵高喊道：“减速！”

窗外是一片蒙蒙的世界。飓风象一个巨大无比的妖怪，挟持着象城墙一样的巨浪，手舞足蹈，不可一世地扑过来。

二百吨重的水泥船象一片羽毛一样，被轻而易举地抛上浪峰，

又摔到浪谷。

李嘎桶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判断着每一个扑向大船的浪的方向和力量。

老魏也紧盯着窗外，双手沉稳地调整着大船航行的方向和角度。如果船不能避开大浪正面的撞击，就会遭到与桅杆同样的命运。

李嘎桶用简捷的手势把自己的判断传达给老魏。

老魏点点头，一双手谨慎而果敢地动着……

又一阵排浪袭过后，李嘎桶趁海浪喘息的当儿，冲向舱口，他想到甲板上再看一下，把锚链放到水中。

“船长，船长——”李嘎桶的衣服被人揪住，他回过头。

“船长，后舱进水啦！”这声嘶力竭的声音使李嘎桶心里大吃一惊：难道这么快就来了？

他晃晃荡荡来到后舱，水已经齐腰深了。鱼盆都漂起来。他看到水正荡着波纹，迅速地向上升着。

一定是被什么硬家伙撞了。莫不是刚才跌交时撞的？

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

李嘎桶的心在痛：这条船是十几个渔户的血汗钱，二百四十多万哪。

水在涨。

李嘎桶把人们召集到一起，告诉大家，船正在下沉。停了一下，他说，“现在风浪虽高，可是跳到海里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尽量成群泅渡，不要单兵操练哪……”

因为救生圈只有四个，所以，大家分头去找木板之类可以漂浮的东西。

李嘎桶到驾驶室里找到老魏，通知他准备离开渔船，可老魏象没听到一样，两眼盯着窗外，认真地开着。

“老魏，”李嘎桶大喊：“走吧！”

老魏还是没动。李嘎桶看见老魏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老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嘎桶的声音有些嘶哑。

.....

等李嘎桶和老魏各寻到一块木块来到舱口时，人们手里拎着稀奇古怪的东西在等候着他们了。

“大家一定要成帮泅渡。船丢了可以再买，人一定要安全回到港口。这里离港口大约不超过十几海哩了。渔监大队很快就会来的。李子义，你和我一起走。其他人.....”

刚说到这里，船下沉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好了，大家行动吧。”

李嘎桶第一个爬上去，刚一露头，水气极重的狂风“呼”地横扫过来。爬上甲板，他把人一个一个拉上来后，夹着那块木板，扯住李子义，在狂风中喊道：“多保重啊大家！”然后，纵身跃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过了一会儿，李嘎桶从水中露出头，回头看去，甲板上已经没了人，船的后半截已栽进了海里。

一个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扑上去，一眨眼，大船象一块小小的石子那样，迅速地沉入了咆哮的大海。

李嘎桶“啊啊”大叫了两声。他的手用力在水中握成了拳头。这时，他感到大海是个多么冷酷而又不可战胜的家伙呀！

它力大无穷，不可征服。

“忽”，一个浪把李嘎桶推到浪峰，以至他在一瞬间感到自己完全脱离了大海。重归大海后，李嘎桶向四周寻找他的伙计们。茫茫浪涛间，人太渺小了。李嘎桶终于看到就在不远处有一个人。他奋力游过去，是李子义。

李嘎桶扬起头，高声说：“坚持住，跟着.....”

又一个浪打过来，他的话淹没在怒吼声中。

李嘎桶回头看李子义时，只见李子义正双手划动着，向他靠

近。

不知何时下起了雨。或许风一到时就有雨，李嘎桶没注意到罢了。

脸上横流竖淌的海水、雨水憋得人难受，李嘎桶趁浮上来的当儿，用力甩甩头，想甩脱水的重围，吸进一些空气来，可空气仿佛都消失了，世界上只剩下了水。李嘎桶觉得吸进肺里的全是水、水、水。肺都快被涨破了。

四周是崇山峻岭一般的波涛，不断地压下来。巨大的轰鸣有恃无恐，骄横跋扈，目空一切。

飓风已经持续两、三个小时了，可还一点也没有减弱的样子，反倒象更大了。大得象一个要吃人的怪物，一个叫声嚣张的精灵，一堵迎面而来、不断推进的墙——这墙高傲地阔步前移，无休无止。

李嘎桶觉得有一种力量正在驱使着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冲过一个无穷无尽的固体。

渐渐地，李嘎桶觉得那风已不再是流动的空气。它已经成了一种实体。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可以伸出手去，把它一块块撕下，就象把一条鱼撕碎，吃到肚里一样。有时，他又觉得自己可以抓住它，把身体贴上去，就象攀登怪石险峰那样。

终于，他接近了李子义。两个人靠得很近，并肩漂着，偶尔说一句话。他尽量减少自己的动作，以节约体力。因为谁也不知道，还要在这无边无际的海上漂流多久。

李子义仿佛一下子变了个人似的，哭啼啼的熊样子也没了。抱着那块宝贝木板，心平气和地游着……

“不知能不能游回去。”李子义侧过头来说。

“别泄气，一定能。”

“船长，”过了会，李子义又问他，“船没了，以后怎么办？”

李嘎桶侧过头，象是枕在枕头上一样枕在水面上，说：“你说

怎么办？”

李子义用力吐了几口水，说：“贷款，再买对新的。”

“有种。”李嘎桶笑了。

“不知人家还肯不肯贷？”

“可能会吧。”李嘎桶等一个大浪过去后，接着说，“过去咱一穷二白，人家都贷了。现在咱也不是一无所有，至少还有信誉吧。”过了会儿，又说，“信用社不会见死不救的。”

想当初，政策放开后，李嘎桶浑身的热血再也按捺不住，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第一个走进了车板镇信用社的大门。一下子贷上百万，他自己都不相信人家会贷给他。凭什么贷给你呢？除了一身好把式，什么都有的穷光蛋。

可没想到，信用社在做了调研后，慨然应允了。

李嘎桶大喜过望，很快，他的270匹马力新船就下海了。凭着大风大浪教给他的一把智慧，他用三、两年的时间就归还了贷款，并且盖起了渔村的第一幢楼房。

在他的鼓舞下，龙头沙一直在观望的人们也都终于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大海。

龙头沙出现了有史以来的规模最大的船队。很多船已经不再在尚不能容纳大船的龙头沙港停靠，而是转移到了配套设施更齐全的北海码头，有声有色地做起了海洋文章。

.....

“船长，我有点累。”李子义说。

记不清游了多久了，李嘎桶也觉得手臂有些发麻，腿也很沉。

“坚持住，子义，渔监队.....”

“也不会见死不救的。”李子义接下去道。

“没错，会来的。”李嘎桶用力地说。

“可是，现在我游不动了。”

李嘎桶一看，李子义只剩下仰在水面上的五官了。他赶紧游

到他身边，从水中一把扯住了李子义的胳膊，李子义这才顺势漂了起来。

“拿我的木板，大些。”

李嘎桶把自己的木板推给李子义，李子义不接。

“差不多呀，船长。”李子义费力地说道。

李嘎桶直把木板塞到李子义的胸前，僵持了一会儿，李子义把自己手中的木板给了李嘎桶。

这是块粗糙的木板。李嘎桶夹紧了它。

一阵浪翻涌过去。李嘎桶意识到，风已经小了。他抬起头，向四周看。

依然是茫茫的一片黑。

夜晚已经来了。

“船长……”李子义喊了一声。

只见他倏地一闪，就沉了下去。李嘎桶扔掉手中的木板，拼命划过去，潜到水中摸李子义。

摸到李子义，觉得他重如泰山。

忽然，他猛地感到脚下碰到了硬物。浮出水面，他大喊：“子义，到岸边了！”

李子义一下子振奋起来：“真的？”

“真的！”

李嘎桶全身一松，沉了下去，他的脚千真万确地碰到了那个给人安慰的海滩。他再一次浮出来，拉着李子义：“子义，向前游，前面就是陆地。”

两个人的木板都已被海浪卷走了，但他们的身上仿佛注入了一股神力，四肢轻捷。向前望去，李嘎桶看到隐隐约约的灯光了。

“子义，坚持！有灯光！”他兴奋地喊。

“啊！”李子义的头猛地抬了起来。

这时，一阵大浪打过来，两人“砰”地一声被卷开去。大海